

紫砂创作中的时代表达与自然转译

——兼谈近期几件作品的创作思考

○周益芳

宜兴紫砂滥觞于宋，兴盛于明清，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，早已从单纯的日用茶器，演变为承载江南文脉、匠人精神与审美理念的艺术载体。

我生于蜀山南麓、蠡河之畔的紫砂村，自幼在窑火与泥香中耳濡目染，与紫砂结下不解之缘。2008 年，我拜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倪顺生先生为师，系统研习全手工成型技艺，深耕紫泥创作，于光器、花器领域反复打磨钻研。近年来，我围绕时代主题与自然风物创作了数件新作，既是对个人技艺的阶段性梳理，也是对紫砂艺术当代表达的一次探索。我愈发坚信：紫砂创作从来不是对古器的复刻与模仿，而是以泥为媒，将个人生命体验、时代精神与自然万物凝于方寸器型之中，让每一把壶都拥有独特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温度。

一、数字为形，春韵为魂： 《春天的故事》的时代叙事

紫砂艺术的发展，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。从明清文人参与制壶的文人紫砂，到近现代题材的百花齐放，每一个时代的紫砂作品，都藏着当时的社会风貌与精神气象。我创作《春天的故事》主题壶，最初缘于对改革开放时代浪潮的致敬与共情。这件作品由我与吴介亚老师合作完成，它以数字造型承载时代记忆，将家国发展的蓬勃气象凝于紫砂器型之中。

《春天的故事》主题壶以“1979”4 个立体数字构成壶身主体，数字既是造型结构，也是主题表达——1979 年是改革开放浪潮奔涌的起点，是“春天的故事”拉开序幕的时刻，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时代情怀。

作品打破了传统紫砂壶圆器、方器、筋纹器的经典分类框架，属于典型的现代造型紫砂，选用原矿底槽清泥料制作，容量 1000 毫升。成型上采用镶身筒的方器工艺，以深浅两色泥料拼接数字造型，深棕泥料为底，浅黄泥料为数字轮廓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层次与立体感。紫砂方器本就有“一方顶十圆”之说，泥片裁切、镶接的精度要求极高，稍有偏差便会歪扭变形；而数字造型的每一笔横竖、每一个转角，都需要严格控制厚薄与角度，既要保证壶体结构稳固，又要兼顾线条的挺拔与流畅。加之双色泥料收缩率存在差异，烧制过程中极易出现开裂、变形等问题，作品在成型阶段反复调整泥片厚度与镶接角度，历经多次试烧、修改细节，最终达到理想效果。

壶盖的设计，是整把壶的“题眼”。我以微缩的城市建筑群作为壶钮，高低错落的楼宇形态，取意于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兴起、高楼次第落成的时代景象。方寸盖钮之上，要做出建筑的体量感与错落秩序，需运用堆塑、雕刻、镂空等多种技法，既要细节丰富，又不能显得琐碎，需与简洁的数字壶身形成平衡。这些微缩的楼宇，既是时代发展的视觉符号，也暗含着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”的时代精神——春天里开启的发展浪潮，正是从一点一滴的建设中起步，铸就了今日的繁荣。

《春天的故事》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性摆件。它首先是一把可实用、可泡茶的紫砂壶。数字造型的中空结构形成了完整的壶腔，保证了容水量与出水顺畅；壶流与壶把分别融入数字造型之中，握持舒适，端拿稳妥。紫砂的创新不能脱离“器用”的本质，所有的造型探索，最终都要回归到茶事功能本身。这把壶以紫砂为载体，融入集体时代记忆，把时代精神藏进日用茶器之中，让饮茶者在端壶品茗时，能触摸



周益芳《春天的故事》底槽清 容量 1000 毫升



周益芳《松段》紫泥 容量 280 毫升

【艺术家简介】

周益芳，女，高级工艺美术师，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，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。生于江苏宜兴蜀山（现紫砂村）陶艺世家，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。2008 年师从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、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倪顺生先生，系统修习紫砂全手工成型技艺，深耕紫泥创作与花器设计，擅长紫砂全手工制作，是当代紫砂界兼具传统功底与创新表达的中青年实力派艺人。

到时代的温度。

二、师法自然，物我相融： 花器创作的乡土意趣

紫砂花器，又称“塑器”，是紫砂艺术的重要门类，历来以“师法自然、仿生写意”为核心要义。学艺之初，先生便常教导我：“花器之妙，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取自然之神，忘自然之形。”这句话成为我花器创作的核心准则。多年来，我习惯走入山野田间、园林郊野，观察草木花果的生长形态与肌理神韵，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，再凝于紫砂造型语言之中，让壶器从自然中来，又归于茶席之上。现借此略举几例。

（一）松段壶：删繁就简，苍劲存神

松段壶是紫砂花器的经典题材，自清代陈鸣远以来，历代名家多有创制，或以松皮肌理逼真取胜，或以苍劲雄浑见长。我创作的这件松段壶，选用原矿紫泥制作，容量 280 毫升，无意于复刻传统经典，也不追求满工繁复的肌理装饰，而是取松树一段为壶身本体，走“简素传神”的路子。

在造型处理上，我将松桩的天然形态作了提炼与简化：壶身保留松桩的天然体量，以深浅错落的纹理表现松木肌理与树皮褶皱，还原树桩的苍劲质感；壶流与壶把皆以松枝形态塑成，枝干的转折、树结的点缀，都与壶身浑然一体；壶盖嵌于松桩断面之中，气密性与自然形态兼顾，盖钮则以苍劲的松枝造型呈现，呼应整体主题。我在创作中刻意做了“减法”，删去多余的装饰细节，把松树的苍劲风骨，凝练于器型的线条与气韵之中。

这种简化，不是技艺的简化，而是审美的提炼。当代茶席崇尚清雅简约，过于繁复的花器往往难以融入。这件松段壶既有松的风骨与文人气，又形制清雅、握持趁手，适配各类茶席场景。花器创作的最高境界，不是“像”，而是“神似”——观者一眼能识得是松，更能感受到松的苍劲与清雅，这便足够。

（二）杨梅壶：江南风物，入壶生香

宜兴地处太湖西岸，山峦叠翠，物产丰饶，杨梅是本地初夏最具代表性的风物。每年五六月间，南部山区的杨梅林里丹实累累，绿叶掩映，是江南独有的时令景致。创作这件杨梅壶，便是将这份故土的乡土记忆与山野意趣，凝于一壶之上。作品选用原矿底槽清泥料制作，容量 180 毫升。

作品以圆润的圆珠器为壶身基底，饱满敦厚，符合茶器的实用需求。壶身一侧贴塑杨梅枝蔓，两三颗果实垂于枝叶间，叶片舒展自然，叶脉清晰细腻，果实颗粒感逼真，仿佛刚从枝头摘下。壶钮则以一颗完整的杨梅果塑成，鲜活灵动，成为整把壶的视觉焦点。贴塑是紫砂花器的经典技法，考验的是艺人的手上功夫与审美把控：叶片要薄而不脆，果实要饱满不臃肿，枝叶排布要疏密得当，既不能破坏壶身的整体感，又要尽显自然生机。为了塑造好杨梅的肌理，我曾多次到杨梅林观察，细看果皮的颗粒形态、枝叶的生长朝向，再一点点用泥料还原，力求生动而不刻意。

底槽清泥料色泽温润沉雅，与绿泥贴塑的枝叶、紫泥调砂的果实形成色彩呼应，恰如初夏山野的清新意趣。对我而言，杨梅壶不只是一件花器作品，更是一份江南乡土的情感寄托。把家乡的风物做进壶里，让每一个持壶饮茶的人，都能从中感受到宜兴的山水气息与烟火滋味，这是紫砂艺人对故土最朴素的表达。

（三）柿趣壶：吉意入器，雅韵天成

柿是中国传统风物里的吉祥意象，取“事事如意”的美好寓意，红柿挂枝的景致，亦是秋日里的动人一笔。创作《柿趣》壶，便是将这份自然意趣与吉祥如意融入紫砂。作品选用原矿底槽清泥料制作，容量 240 毫升。

壶身取扁圆饱满的柿果形态为基底，线条柔和舒展，握持贴合顺手。壶身一侧贴塑柿枝与叶片，枝叶舒展自然，两颗圆润的柿果点缀其间，形态鲜活，层次分明；壶钮以一颗完整的小柿果塑成，小巧灵动，与壶身主题呼应，浑然天成。整体设计删繁就简，没有过度堆砌装饰，而是以简约的贴塑技法传递柿果的饱满生机，既有自然野趣，又不失清雅文气。

在实用功能上，壶流出水爽快，壶把握持舒适，扁圆壶身冲泡时聚香效果佳，适配多种茶类。把吉祥如意藏进日用茶器，让品茗之时多一份美好期许，便是这件《柿趣》壶的创作初衷。

（四）南瓜壶：田园记忆，器为茶生

南瓜壶同样是紫砂花器的经典母题，从清代到近现代，演绎出诸多经典样式。我创作这把南瓜壶，灵感源于早年乡村生活的记忆——旧时农家门墙边生长的长柄南瓜，形态敦实，藤蔓缠绕，充满质朴的田园生机。作品选用原矿降坡泥制作，容量 600 毫升。

原生的长柄南瓜形态偏修长，直接照搬作为茶器，既不趁手，出水效果也不佳，因此在创作时，我对自然原型进行了艺术化调整：适当压缩壶身长度，调整瓜棱比例，让壶身更饱满圆润，既保留南瓜的自然形态，又完全符合泡茶时的握持、出水与容量需求。壶身的瓜棱肌理，并非刻意雕刻而成，而是在拍身筒、擀身筒的过程中自然塑形，线条流畅柔和，尽显天然之态；壶盖以瓜蒂为钮，形态逼真，与壶身严丝合缝；壶把与壶流皆以藤蔓形态塑成，

缠绕蜿蜒，几片嫩叶点缀其间，充满生长的张力与生机。

紫砂花器从来不是对自然的简单复刻，“仿生”是手段，“器用”才是根本。一把好的南瓜壶，不仅要形态传神，还要出水流畅、端握舒适、发茶性佳。在调整器型的过程中，我反复测试出水角度、壶把握持感、壶身容量，在自然形态与实用功能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。紫砂源于生活，最终也要回归生活，让自然之美服务于茶事之需，这便是花器创作的“日用即道”。

三、守正创新，笃行不怠： 紫砂艺途的传承与探索

我是蜀山泥土里长出来的紫砂艺人。紫砂村家家户户制壶做陶的氛围，让我从小便对紫砂泥性有着天然的感知。从艺以来，我从最基础的打泥片、拍身筒练起，临摹了大量明清经典光器与花器，不仅练就了扎实的全手工成型功底，而且读懂了“做壶先修心，艺品即人品”的师门教诲。

入行以来，我深耕紫砂全手工制作，尤以原矿紫泥为核心创作方向。紫泥气韵温润敦厚、适配性广，既能撑开光器的骨架体量，也能承载花器的肌理细节，是我多年创作中最核心的泥料载体。在深耕紫泥的基础上，我对朱泥、段泥等其他泥料也有所涉猎，熟悉不同泥料的成型与烧制特性，根据作品主题与风格匹配合适的泥料，让泥性与器型相得益彰。

多年来，我始终坚持光器与花器兼修，擅长紫砂全手工制作。光器练的是基本功，是线条、比例、气韵的打磨，一把光素器摆在那里，分毫之差，气韵便天差地别；花器练的是观察力与表现力，是对自然万物的提炼与转译。只有把光器的底子打牢，做花器才不会流于花哨，做创新器型才不会失去紫砂的本味。

身处紫砂艺术蓬勃发展的当下，我时常思考，作为中青年紫砂艺人，我们该如何传承，又该如何创新？在我看来，“守正”是根基：全手工成型的法度不能丢，泥料的本真不能丢，紫砂器的气韵与文化内核不能丢。这些是紫砂艺术传承数百年的根脉，是我们必须守住的东西。而“创新”，不是凭空臆造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脱离紫砂本质，而是在吃透传统的基础上，融入当代的审美、当代的生活、当代的情感。无论是《春天的故事》这样的时代主题创作，还是松段、杨梅、柿趣、南瓜这样的自然题材，本质上都是用传统的紫砂工艺讲述当代人的情感与思考，让古老的紫砂艺术在今天依然能打动人心。

一方紫砂泥，可纳天地自然，可藏时代烟火。多年泥台耕耘，我在泥土的揉捏、修整、烧制中，慢慢读懂了紫砂的魅力：它是案头的雅玩，是日用的茶器，更是匠人安放心灵、寄托情怀的载体。未来的艺途还很长，我仍将守着这方泥台，从自然中汲取灵感，在时代中寻求新意，创作出更多有筋骨、有温度、有底蕴的紫砂精品，不负师门教诲，不负这方水土的滋养。



周益芳《杨梅》底槽清 容量 180 毫升



周益芳《柿趣》底槽清 容量 240 毫升



周益芳《南瓜》降坡泥 容量 600 毫升